

一个热闹跨了年。我说的电视剧《繁花》。一开始,我以为又要放出一个预告片让大家吃只定心汤圆,谁想这次是真的杀青了,出货了。一放出来不得了了,每天看到手机上叮叮咚咚的评论。先跳出来的是吃定电影电视的朋友,老吃老做,不晓得他们是什么路数,好像是先看过了?那一顿诉说是畅快淋漓。也有不那么佩服屏幕的朋友,也淋漓了。令我喜欢的就是这种“是模子”的达人词穷之后,广大观众广大市民国民的词多了上来,不依不饶要谈谈山海经。这就对了,就是真正的娱乐了,人人觉得就是拍给自己看的,岂能不说。很长时间没这个感觉了,让文艺作品跟我们的生活接上轨道,生活的小火车可以在文艺作品里开进开出。很精彩啊,那么多的人到上海黄河路虚拟打卡,有人去实地打卡,据说武康大楼前的打卡大军也开拔了。很有意思啊,发到财或者没发到财不要紧,要紧的是大家有地方去放炮仗。我讲的“放炮仗”是一个比喻,不是真的点火。上海至今禁止在城市当中放炮仗。放炮仗不一定是自己去点火,也可以是王家卫导演点的火,大家也算是放过了。

跨了年的热闹

当年我听说的黄河路和别的路不一样的故事,最严重的就是迎财神的放炮仗。他们讲炮仗灰堆得多高多高。我没去看过,那种烟云和轰轰烈烈有点吃不消。既然是民俗,当然是俗气的,不过老百姓喜欢财神也不是一两天,心里有盼望,过日子才有味道。那些年,我到黄河路吃过几次饭,都是朋友请客。在那里请客的好处是有国际饭店当坐标,很容易找到,地点在市中心,从再远的地方过去,最多是半个上海的距离。我印象深刻的记忆是,差头开进黄河路就像开进了沼泽地,走得十分艰难。人

很多,灯很亮。看不出路边的人是不是富起来了,反正气氛还是蛮热烈的。我喜欢一座城市被大家热烈地提起,谈论,用回忆抚摸逝去的岁月。小说很真切,一刀刀切下来有肉也有萝卜。分到肉的和分到萝卜的当然不一样,不过,活到作者的年纪多半就不响了。看多了,吃过了,看人家吃过了,不仅像小时候唱的“肉就是排骨排骨就是肉”,还有啊,肉就是萝卜萝卜就是肉。

我不会开车,年轻时骑着自行车在中心环路里穿行,住在西区,很少过外白渡桥。我不习惯浦东的一览无余的大马路,生性喜欢那些小马路小弄堂。我住在雁荡路的时候喜欢走南昌路而不是淮海路。小马路的旁边有那种小店,卖电灯泡卖小馄饨卖夹脚拖鞋,长乐路上有家小店卖旧书。那便是栽培《繁花》的土壤。这部小说的写作也是这样。在网络上的一条小马路上,路边一条弄堂,弄堂里有几个阿姨爷叔小弟弟小妹妹。那条小马路叫弄堂网。那时我也在这条路上,天天走过那条弄堂,没转进去,不晓得有个爷叔在写阿宝的故事。这个爷叔我早就认识,看见我会



陈村镜头里的老舍

在我的心中,水乡的石拱桥和天上的彩虹是联系在一起的,那是因为它们都有一个美丽的弧度。拱桥与水中那个虚幻的弧度相会,共同构筑了一个奇妙的圆,它美观、实用、神秘,具有江南文化特有的诗性书卷气。小时候的我,每逢过年,外婆除了给我吃好穿好之外,总是带我去古镇走桥祈福。那时,浙东河姆渡边古镇的“陡步”桥,是古老的渡河工具,踏石而行,缓缓走过,体会“人从桥上走,水在桥下流”的感觉。“逝者如斯夫”,走桥,告诫人们要珍惜生命的时光。外婆说,新年走桥,可以消灾避难,保佑新的一年一帆风顺。

少年时,我人生的每一个过年时光,总会爱恋那大大小小的石拱桥,走走停停,寻寻觅觅,感受那江南石拱桥的古朴,流水的奔流,街巷的烟火,人们的纯真。我在桥上痴痴徘徊,踮脚远眺,快乐奔放,眺望远方。石拱桥上,铺满了无数浪迹天涯的江南之子那重重叠叠的脚印,虽历经日晒雨淋,渐渐模糊稀疏。然而,岁月无法磨灭当年他们走桥的喜悦身影。桥上依然留着他们希望的光脚。若是有机会返回故土走桥时,他们仍旧会凝立桥头,抚摸着桥栏,回味人生的苦难和欢乐,那饱经风霜的面容,是会流露出对家乡古桥的眷恋和不舍的。

我还能看几次满月?有风经过,树叶竟能发出汹涌海啸般的声音。悉尼公园里常见的大叶榕树,大多种植于20世纪初,已经长得风风火火。看过一本博物学的书,记住一个句子:动物占据空间,而植物记录时间。大叶榕树粗壮的板根、树冠上茂密枝叶都结满了时间。那巨树,像是城市里一件随风演奏的乐器,随性地为我们演奏一曲,而我们只能放慢脚步听树。

音乐,不就是时间的艺术吗?没有时间也就无法构成这即兴的乐章,同时它竟然也有一种让我们忘记时间的魔力,把冷冰冰的时间幻化成一种更永恒的东西,藏在某处,不会随时想起,但未曾遗忘。因为有些树,悉尼是一座好听的树曲?刚好正在读坂本龙一的《我还能再看到几次满月》,这是他在生命尽头留下的所思所想,更重要的是行动。当被告知生命的

发一根香烟给我吃吃。不过,上海人之间一般不打听朋友你在哪里发财,所以不晓得他在弄堂里摆摊头。这种写作办法很上海。作者不晓得自己写出来是什么,甚至不晓得是不是写得出来,但有气顶着,要去天天浇水。第一批看官未必提出过什么绝妙的主意,不过他们是个铁硬的见证,有他们在,是不是偷懒,是不是吹牛一目了然。好像弄堂的邻居,有邻居看你每天进出弄堂,你总要穿得稍微登样,举手投足对自己有点要求。邻居对自己弄堂有个爷叔走路姿势好,也是很乐见的。

过年走桥 曹伟明 把青浦人露天“春晚”的文化瘾。 “绿浪东西南北水,红栏三百九十桥。”如今,长三角地区一体化,淀山湖畔的青浦、吴江、嘉善等地新年走桥的习俗依然保留,并呈现了新的时尚风俗。在朱家角连接昆山那长长的彩虹桥上,不仅是沪苏浙二省一市的市民打卡观光、访桥走秀,而且还呈现了春联书写、戏曲演唱等文化活动,让彩虹桥着实“潮”了起来,呈现出五彩缤纷的生动局面。而位于青浦金泽,新建的跨省长桥——元荡桥上,凭借金属渔网雕塑的艺术广场,赛起了青吴嘉地区的民间歌谣,

还能看到几次满月 叶孝忠 额度,他还一直做着喜欢的音乐,为东京神宫外苑因开发而将被砍伐的树木请命,甚至给自己的葬礼挑选合适的曲目。一切都会灰飞烟灭,还需要燃烧吗? “死是必然会降临的节日”“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”,知道如何迎接死亡,就应该知道如何活。有个假设性的问题,我们都试图回答:如果你只有三天时间,你会做什么?或许认真地为这个问题给出答案,你就能找到方向。

那么多年的旅行,遇到那么多美好的瞬间,听到一些话,它们的出现就算不是独一无二的,也正如坂本龙一患病时常想起的,由他所配乐的电影《遮蔽的天空》里的一段话:因

从小喝着黄浦江水长大变老,滔滔江水无数次打湿了我的双眼,曾经在母亲河上扮演过的多重角色,一次次催我写下流逝岁月里的那些难忘故事。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我在上海

于一体的春节元宵灯会,让江南的人们在新年之际,走一走曲水园中精美的古石桥:喜雨桥、东坡桥、如意桥、九曲桥……得到了广大市民的热情响应,促进了城乡居民的人际交往,增加了城市的温度,繁荣了商业市场。曲水园里,人山人海,扶老携幼,一夜鱼龙舞。不少年轻女子还把过年走桥,演变为新年“走俏”,上演了团扇、美髻等装饰下的旗袍秀,过了一把青浦人露天“春晚”的文化瘾。

铁生和我在合影。后面有人避开镜头走过,细看是吴亮和金宇澄。一个金老师的年轻同事,一眼发现只有几个人预测的生育力,忽然大家都知道了。生活多美好。 写到这里要老实交代一下,我至今没去看电视剧《繁花》。我实在不是一个跑马拉松的选手,一步不落地追赶队伍。我只看过人家引用到微信朋友圈的片段。这个戏拍得如何,没看过,不好评论。说来惭愧,国产电视剧,我上次

看完的只有《编辑部的故事》。眼下这个电视剧根据的是金宇澄原作,要看的,等它播放完了,找个空闲的时间来看。像是在等大家散去了,霓虹灯关了,我到黄河路走一走,是不是忠于原作我其实是不计较的,有人觉得还能拍得更好,以后就再拍一遍好了。一部经典作品拍个三五遍不算多的。它们加在一起,依然不是原作。 我最后要说的,已关站的弄堂网是一个叫老皮皮的原创办的。这个憨

样成为流年中美好的回忆。 “水上警察”是航运界对海事人员的尊称,也是一种比喻。其实,海事人员与人民警察的职责是不一样的,海事部门主要负责水上交通安全监督管理,包括通航秩序、通航环境、危险品管理以及航海保障工作等。上海海事局的前身是交通部上海海上安全监督局,我是建局后第一任宣传处处长,经常要结合局中心工作,乘坐巡逻船在黄浦江上巡视。后来,我又调往市政府交通办工作,兼任上海市交通系统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任。随着“文明在浦江”活动的深入开展,几家港航单位,包括沿江的港、航、企、军、警、民、检等单位统一行动,仅半年多时间,百里浦江水安全秩序就有了明显好转,水上交通事故件数、沉船艘数、经济损失、船舶溢油污染事件等主要指标,有了明显下降。

黄浦江上的记忆 杜静安 古钱,上有“雍正”“乾隆”“嘉庆”“道光”等字样。在这之前,我还从未见过古币呢。我如数家珍,一一登记、统计造册,上缴国家。最难忘的是在一个金秋十月,船在高桥航道疏浚时,居然意外挖到了难以置信的长江蟹,也有人说是野生大闸蟹,那可是处在生活物资十分紧缺的困难时期啊。透过舷窗,我看到难以计数的外形呈黄毛、金爪、白肚的大闸蟹正在泥驳甲板上乱爬。我立即换上了高统套鞋,拿着塑料桶,和其他水手们兴高采烈地追着在甲板泥浆水中横行的大闸蟹。真的,我当年的水手生活就像鲜美的大闸蟹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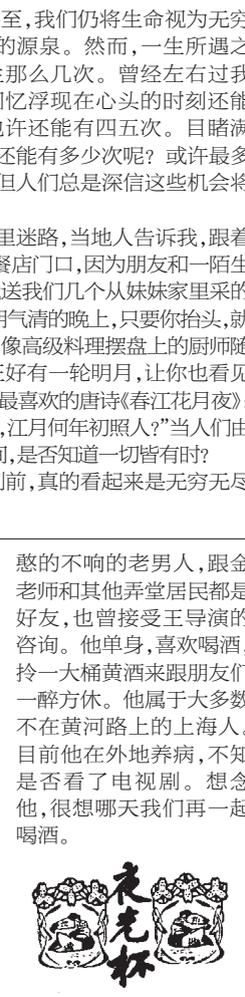
比拼着喜迎新年到来的才艺。在“上海谣”歌曲旋律的陪衬下,上演了三地市民艺术交往、情感交流、欢度春节的文化大餐,尝到了长三角一体化后,长桥作舞台,村民当“明星”的甜头,幸福感爆棚。

“新年桥上走一走,能够活到九十九”,这是当地民间的歌谣,它代表了人们的美好心愿。新年,江南的民间风靡走桥,走出了不一般的江南新民俗,走出了不一般的人生新期盼。这是长三角地区新江南文化繁荣发展的象征,更是为长三角地区的市民搭建了一座有形和无形的桥梁,这新年走桥和文化走秀,彰显了浓浓年味背景下的乡情和乡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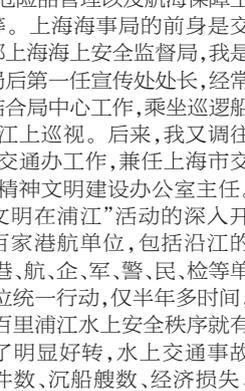
过年走桥,它释放了不一样的江南诗性,成为沉浸式立体化的文化创意,也引发了Z世代年轻人对新年的新期待。具有新江南特质的非凡年味,值得传承和弘扬。

新年,让党员闪亮登场,成了楼宇新气象。 责编:沈琦华

历史翻过了一页又一页,浦江涛声依旧。



夜光杯



夜光杯